

# 二更鼓

香江之佳  
系武侯

二更鼓

零落朱门中

至爱平生一夜尽

玉人青丝血殷蒙

鸳梦逝无踪

雷池果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雷池果著

# 二更鼓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更鼓/雷池果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224-07608-2

I. 二… II. 雷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7318 号

## 二 更 鼓

---

编 著 者 雷池果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---

印 刷 北京颐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960mm×640mm 16 开 16.5 印张 2 插页

字 数 208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4-07608-2/I·1207

定 价 21.80 元

---

# 二更鼓

二更鼓

零落朱门中

至爱平生一夜尽

玉人青丝血殷蒙

鸳梦逝无踪



## 目录

|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|----|
| 一  | 未锁灵缘方憾止  | 1  |
| 二  | 回眸续起人间   | 7  |
| 三  | 霓衣云袖舞春寒  | 12 |
| 四  | 最逢缠缱事    | 16 |
| 五  | 一语万江惭    | 21 |
| 六  | 镜水可堪涟激起  | 26 |
| 七  | 何妨芦荻悠然   | 31 |
| 八  | 疾风难扫傲梧前  | 36 |
| 九  | 别枝惊梦鹊    | 41 |
| 十  | 醒处竟无言    | 47 |
| 十一 | 掬泪为歌     | 52 |
| 十二 | 问长夜 却言知昼 | 57 |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三  | 且回首 南柯如故 | 63  |
| 十四  | 乱石依旧     | 68  |
| 十五  | 流水欲托子期意  | 72  |
| 十六  | 高山曲解伯牙奏  | 79  |
| 十七  | 遍处寻不见旧时人 | 84  |
| 十八  | 情空漏      | 89  |
| 十九  | 俗尘起      | 94  |
| 二十  | 虚疑骤      | 99  |
| 二十一 | 怒可歇      | 104 |
| 二十二 | 仇犹厚      | 109 |
| 二十三 | 问当年何许    | 114 |
| 二十四 | 恨椎长透     | 120 |

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五 | 鸳鸯梦应成前世事·····    | 192 |
| 二十六 | 娇哀未辞今朝咎·····     | 186 |
| 二十七 | 枉自悲不尽幻中真·····    | 180 |
| 二十八 | 诗空瘦·····         | 174 |
| 二十九 | 奈何辗转·····        | 168 |
| 三十  | 几多愁 直向忘川托付·····  | 162 |
| 三十一 | 心碎影殇人徜徉·····     | 156 |
| 三十二 | 狂浪惊澜难渡·····      | 150 |
| 三十三 | 暗网织明·····        | 144 |
| 三十四 | 拙机蕴巧·····        | 138 |
| 三十五 | 咄咄东窗雨·····       | 132 |
| 三十六 | 风云如约 欲迎雷钧无数····· | 126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七       | 何以问鼎乾坤·····      | 256 |
| 三十八       | 虚实蠡酌 岂得轻心悟·····  | 251 |
| 三十九       | 驰入天门争斩棘·····     | 245 |
| 四十        | 遥望烟津孤渡·····      | 238 |
| 四十一       | 灭灭冥冥·····        | 231 |
| 四十二       | 迷尘勘破·····        | 224 |
| 四十三       | 情固人非故·····       | 218 |
| 四十四       | 杜鹃啼血 豪歌笑洒归路····· | 211 |
| 后记   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05 |
| 《二更鼓》章名小释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98 |

## 一 未锁灵缘方憾止

沾衣被选为宫女那年，刚满十三岁，与其他女子一样，她叩别了同样无奈的父母，噙着泪花随公公们进宫。也是那年，村口的杜鹃开成了一片胭红。

进宫之后，沾衣先被带去观止园服侍雍婕妤的贴身侍女馨蕊，馨蕊待她情同姐妹，在此森严的深宫后院，馨蕊的照顾不啻一缕冬天的阳光，让沾衣感受到些许家庭的温暖。可惜红颜薄命，馨蕊竟罹染伤寒病故，沾衣自是悲恸欲绝。馨蕊走后，沾衣算是补缺，升为雍婕妤的贴身侍女。雍婕妤为人温和，婉约得如同傍晚的星星，待沾衣虽不及对馨蕊那般亲切，却也不薄。

雍婕妤有二十五六年纪，天生丽质，貌如天仙，却并非皇上的宠妃。听说皇上偶尔会来，而沾衣贴身服侍雍婕妤一年以来，从未见皇上御驾亲临，每日只是雍婕妤一人独自在花园中抚琴作画，或者喂喂池中的金鱼，逗弄后园的花草。沾衣原本悟性就高，自幼跟随村中秀才认字，进宫后又得雍婕妤的调教，诗词歌赋自不必说，琴棋书画也成了熟手，尤喜养花，观止园的花卉，经她之手，养护得愈发娇艳，春夏时分，满园争奇斗妍，煞是热闹。

宫内不比宫外，沾衣虽只身居卑微的侍奉宫女，礼仪规矩的繁文缛节已让她彻底脱胎换骨，平日里微垂粉面，轻移莲步，连揩汗姿势都优雅到指尖。当初带沾衣进宫的公公每遇见她，总笑咪咪上下打量许久，见当年的黄毛丫头，变为眼前的宫装美人，

面如桃花，眉如弦月，目如点漆，灵动传神，虽比不上雍婕妤那般绝色，却也有别样风致，便尖着嗓子笑道：“早看出你是个美人坯子，好。很好。”

春去秋来，三年便这般打发过去了，到正月，沾衣被获准回家探望父母，这是她进宫三年来的头一回，雍婕妤额外施恩，允许她在家小住十日，正月十三返回。

初三一早，沾衣便坐上一乘小轿行在回村的路上。晌午，行至一处山谷，轿子突然晃动了一下，随即停了下来。沾衣一惊，莫不是遇到了盗匪？小心撩开轿帘望去，见轿夫们围到一边，七嘴八舌议论着什么，正纳闷间，听得有人禀报道：“小姐，草丛里有人昏迷不醒，想是遇见了强盗遭了劫，要不要报官？”

沾衣赶忙下轿，上前仔细查看，昏迷那人是个男子，奄奄一息，衣服破烂，满脸血污，两臂和双脚也血肉模糊，刺鼻的血腥味让众轿夫纷纷掩住口鼻。沾衣走近他，屏息俯身细看他的双手，又抬头望了望，沉吟道：“他两手都是荆棘，想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，不必惊动官府。”又吩咐道：“把他扶上轿子，看前面可有人家，送他去治伤。”

轿子很窄，那人身材又很壮硕，他进去后，沾衣只好随轿步行，原本指望前面某处能有人家，寻个厚道些的塞些银子留他到那里养伤，谁知官府征用土地，原来从皇宫到自家之间的那些农户，走的走，迁的迁，竟是一户也寻不着。逶迤一路，自家门口倒是就在前面。

沾衣的父母都是朴实人家，又见到了三年未见且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儿，自是喜上眉梢，对女儿带回的这个伤者格外照顾，特地空出一间厢房。折腾一路，那人依旧昏迷，进而又起了高烧，沾衣和父亲费了半天工夫，才将他身上的污血擦净，洗伤换衣，请来郎中抓药，又忙着熬药，撬开那人牙关灌下去，待到那人呼吸终于平稳时，已是子夜时分。尽管如此，沾衣仍是不敢睡，裹着袍子坐在床边缝补那人被荆棘划破的衣裤，实打实熬了





一夜。

天光大亮时，沾衣起身去厨房熬了点粥，端着回来，却见那人已醒，正艰难地想要坐起来，她连忙过去扶他，趁机细细打量他一番。此人不过十七八岁，白净面皮，剑眉星目，鬓角如裁，很是英武俊秀，他似乎感觉到了沾衣的注视，也抬头望向她，此刻四目相对，其间距离不过数寸，沾衣连忙转开目光，装作若无其事，脸颊却腾地红了起来。

那人凝视沾衣片刻，开口问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沾衣继续回避他的眼光，简短答道：“源北村。”

“源北村？如此说来离京城不远了？”那人声音突然兴奋地提高，翻身就想下炕，却一个趔趄险些跌倒，沾衣顾不上许多，扑过去扶住他，不想那人身躯甚是沉重，她不及准备，也差点被他带倒在地，好容易搀着他在炕沿坐正，自己也几乎瘫倒在他怀里，这是她不到半个时辰第二次离他那么近，心又开始没来由地狂跳，赶忙抽身逃开，手脚不知该怎么摆才好，端起桌上的碗就想出门。

“原来那粥不是给我喝的？”那男子笑咪咪地问道，沾衣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红着脸把粥端回来，把筷子递到那人手上。他想必是饿久了，喝得飞快，片刻一碗粥便见了底，却没有一丝声音。

“我如何到了这里？”他把碗递给沾衣，问道。

“你不慎坠崖，我正好路过。”

“这么说是你救了我。”那男子自言自语道。

沾衣收拾起碗筷，打算退出。“别走，扶我起来。”那男子喊住沾衣，他声音不大，却有一种威严，让人不由自主按他的意思来做。

“请问姑娘芳名？”被沾衣扶着在院子里散步时，那男子问她。

“我姓莫，叫沾衣。”

“摇落何须宋玉悲，齐庭遗恨莫沾衣。”<sup>①</sup>那男子吟罢说道，“我姓干将的干，单字一个驰骋的骋。”

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<sup>②</sup>沾衣也低声吟道。

干骋陡然抬头，眼光一闪，盯住沾衣片刻，随即叹息一声，望着远方，似有所思。

当夜，干骋伤势已然稳定，敷药后不久即进入梦乡，沾衣也靠在床边打起了盹，一天一夜未曾合眼，之前牵挂干骋的伤，忙前忙后不觉得累，此时心下略宽，困意便如潮水一般袭来，这时院内响起几下窸窣之声，听起来不似野猫野狗之类。

“外面有人！”床上的干骋轻声道，忽地坐了起来，沾衣忙起身按住他：“你别动，我出去看看。”说着拿起烛台便向外走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干骋执意起身，大概牵动了创口，直痛得脸颊抽搐。

“你有伤在身，还是莫乱动了。”沾衣轻轻拍了他的后肩，干骋面露惊讶之色，顺从地在沾衣搀扶下躺回床上，沾衣把他的被子掖好，闪身出门。

等沾衣到院子里时，发现父亲莫三言已经站在那里，在他面前蜷缩着一个黑影。“爹，有贼么？”沾衣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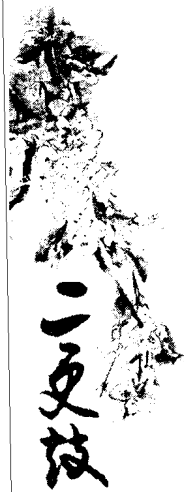
莫三言伸手一指，呵呵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一个小贼！沾衣，你回屋去罢，这里让爹处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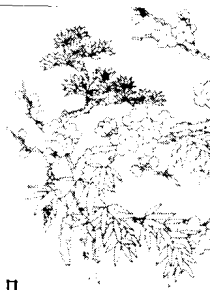
这晚的月光很好，那黑影抬起头来，月光正照在他脸上，原来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他一身黑衣，黑布裹住头面，只露出眼睛，但眼神却惶恐万分，浑身还在簌簌发抖，沾衣不由动了恻隐之心：“爹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想必一时糊涂，我们就别为难他了罢。”

莫三言叹了口气：“沾衣，你别的都像我，唯独心软这一

① 出自《西昆酬唱集》（宋），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刘骥所作。

② 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。





点，像足了你娘，罢罢罢，你说放，那就放他去吧！”

那黑衣少年听明白了最后这句，冲沾衣和莫三言咚咚磕了几个响头，爬起来一溜烟消失在黑夜中。

干骋的伤好得很快，第三天就可以独自下炕行走，沾衣恐他伤情有反复，便整日与他寸步不离，悉心照顾，话也更多了起来。干骋似乎去过很多地方，所绘所述总能让沾衣听得出神，对于琴棋之类，更是多处能说到她心坎中去。沾衣话语不多，偶尔插言，也总能让他莞尔，看向沾衣的目光逐渐多了不少意味在里面，每当他的目光驻足在沾衣身上，沾衣便抑制不住地脸热心跳。

而对于身世遭际，干骋只说自己是远道赴京寻亲不慎失足坠崖，对其他却讳莫如深，沾衣也无意打探，只是从他的举手投足，觉得他应是来自大户人家，若果真如此，的确不好开口询问什么，天下之大，各人皆有落魄事，何须盘根究底来？更何况，她也对干骋隐瞒了她的实情，只道自己在京城一户人家里做丫环，几天后要返回主人家伺候他们过元宵节。

十天飞一般地过去，沾衣须回宫了，干骋坚持同她一起上路，说自己也要到京城寻亲，不待沾衣应允，便自行雇轿买马，沾衣只好由他行事。临行前干骋对莫三言夫妇深深施礼道：“若非二老相救，在下的命怕是要送在这里，现下潦倒，无以为报，他日定当重金酬谢。”言毕即甩镫上鞍，命轿夫起轿，沿着沾衣来时的路向京城行进。

时至傍晚，一行人来到了京城东郊，干骋驱马至沾衣轿前，低声道：“我叔父家就在东郊玉麟村，就此要跟姑娘告别了，望姑娘告知所往何处，以便日后再得相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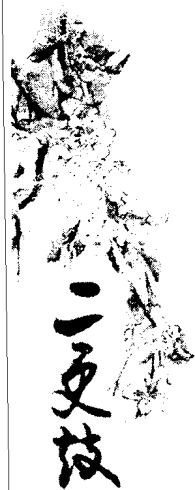
见他如此直白，沾衣又是耳根一阵发热，虽有跟他来日再见的意，却不便当着众轿夫的面表明，再者宫廷不比民间，非等闲之人能够出入的，即便干骋知晓，也未必真能到宫中与她相

见，于是黯然回道：“与公子同在京师，若真有缘，他日定会重逢。”

干骋勒紧马缰，欲言又止，沾衣知他此时所想，京城之大，人丁密集，两人重逢的机会何其渺茫，她那句话无非聊以慰藉罢了，缘分这物，似有似无，似是似非，如何能决定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？

二人相顾无言，良久，沾衣终于吩咐轿夫起轿，心中自是甚为怅然。

起轿后，沾衣偷撩轿帘瞄去，见干骋仍然站立原地，朝她这里凝望，夕阳西下，残阳如血，风吹动干骋的衣袖，此时已离得很远，望去依旧觉得他潇洒逼人。



## 二 回眸续起人间

正月十五闹花灯，这天一过，过年的喜庆便要逐渐退去，所以每年这时，宫里总要再好生庆祝一番，皇上在正殿宴请满朝文武，后宫也大排宴席，算是来个排场的收尾。跟回家省亲一样，沾衣又头一次被雍婕妤获准跟随她前往后花园的元宵灯会。此时的后花园好不热闹，无数灯火照得此处如同白昼，三宫六院都来凑趣，人影憧憧，笑语盈盈。沾衣垂手侧立雍婕妤身后，似乎置身这场景之外一般，专注安静地做着雍婕妤吩咐的事情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按惯例舞龙开始，一条金龙窜进花园中央，只见那龙四爪翻朱，通体镏金，随着舞师的动作上下翻飞，一时间满座喝彩，气氛达到高潮。雍婕妤今日心情格外愉悦，笑着回头问沾衣：“你刚省亲回来，那里的龙灯可曾有宫里的好？”

沾衣轻声答道：“回禀娘娘，那里的龙灯不及宫里华丽，舞师也都是东拼西凑，不及宫里这般的有规矩。”

雍婕妤掩口轻笑：“小妮子是越发会说话了，不过宫里的这些舞师，都是三殿下从民间寻来的，他还常亲自抬龙头，从正殿舞到后花园，末了还总是要舞最出彩的那招‘龙子采珠’。”讲到这儿雍婕妤喟叹一声，像是对沾衣又像是对自己道：“听说三殿下前些日子到边关平乱，尚未班师回朝，这次抬龙头的……每年皇上都要亲临后花园观赏这最后一出，可三殿下此刻不在，太后又因凤体微恙在寝宫安歇，不晓得皇上今儿个会不会来……”

沾衣低头看看雍婕妤，只见她五官极美的面颊上漾起一丝愁云，一缕青丝轻遮下来，愈发衬得她肤如凝脂，这样的人间尤物，却要被禁锢在这冷峻深宫里了却此生么？沾衣没来由为雍婕妤心痛起来，下意识想到自己，便禁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喉头似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般，不吐不快，吐又难出，险些憋出泪花。她怕被雍婕妤看出异样，赶忙转睛盯住那舞动的龙灯。那龙灯的确舞得不同凡响，尤其是抬龙头那人，将龙头舞得花样百出，却又收放自如，在张灯结彩的后花园里灵活游走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想那人轻功应非常了得，沾衣本是作势专注赏玩，这会倒是真的被吸引住了，心里暗自为那抬龙头的喝彩。

这时突然有太监的尖嗓子喊道：“大殿下驾到！”登时整个园子静了下来，众妃嫔慌忙跪了一地，少顷听得脚步声响，沾衣偷偷抬眼望去，只见一群太监簇拥着一个人进来，那人十八九岁年纪，颜如冠玉，剑眉斜飞，大红朝袍，金龙滚边，服色甚是鲜艳，沾衣知道那便是雍婕妤给她提起过的大皇子祐珉。祐珉为顺妃魏氏所生，是皇上的头一个儿子，自小被众星捧月般伺候着，十岁便被赐封忻王，养就了一身的飞扬跋扈。他一出现，举座噤若寒蝉，而园子中央，那条龙灯兀自舞着，不见半分懈怠。

大皇子坐定后，扫众人一眼，笑道：“各位娘娘不必多礼了，平身罢。父皇在前殿宴请百官，命本王先代为向各位娘娘赐酒，今日元宵佳节，举国欢庆，本王先干为敬。”说罢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。众人喏喏谢过，纷纷举杯，一时间后花园觥筹交错。

几杯酒下去，大皇子显得兴致更高昂了些，抬眼见龙灯舞得好看，笑道：“妙极——看酒！”抬手一杯酒便冲抬龙头那人掷了过去。沾衣见那酒杯去势甚急，不由为那抬龙头的捏足一把汗。

只见那抬龙头的轻轻跃起，在空中探臂接住酒杯，仰脖饮毕落地，就势单膝点地，对大皇子躬身行礼，沉声道：“谢大殿下





赐酒！”整个动作连贯流畅，一气呵成，大皇子随行太监中不禁有人叫出好来。沾衣在这当口也仔细端详了那抬龙头的，那人脸上涂了油彩，一时看不清晰，倒是觉得他的身影似乎在哪里见过。

此时大皇子发话：“好功夫！那么龙子采珠那招，快快给本王舞来！”此言一出，一旁的总领太监乔公公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俯身要对大皇子说什么，却被大皇子摆手制止。众太监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抬龙头的却兀自站立不动，大皇子眉头一蹙，喝问：“为何不舞？”

那抬龙头的屈身跪下，从容道：“承蒙大殿下厚爱，但此事恕难从命。”

大皇子怒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‘龙子采珠’为皇上钦点曲目，御驾未临，此举难行！”

“大胆！”大皇子拍案而起：“以往是我三弟抬龙头舞给父皇赏阅，才有此说；今日抬龙头乃是尔等小民，如何不能舞来？我看你是有意抗命！”

那人依旧不卑不亢，平静回道：“既是草民抬龙头，大殿下又何以将此式称为‘龙子采珠’？”

“你！……”大皇子眦目欲裂，正待发作，忽听太监喊道：“万岁驾到！”顿时满园黑压压跪倒一片，山呼万岁，大皇子也只得强压怒气，跪叩在地：“儿臣见过父皇！”

沾衣从人缝中又偷眼望去，见众人簇拥一位三十七八的中年男子，那人身着黄袍，头戴冠冕，面目清朗，目光犀利，立于人前，不怒自威，眉目却又让沾衣觉得似曾相识。

“众位卿家平身。”皇上颌首微笑，回身见大皇子涨红着脸从地上起身，便问：“珉儿，为何满面通红？”

不等大皇子开口，乔公公便躬身向前：“陛下，想来大殿下不胜杯酌，乃酒力所致。”



“既是如此，珉儿，待舞龙结束，就早些回去歇息罢。”皇上坐下，呷了口茶，望向那班舞师。

那抬龙头的不等侍卫示意，便一跃而起，锣鼓重新响起，金龙便又欢快游动起来，较之前更为酣畅，如同活物一般，突然那抬龙人短促地喊了一声，对龙珠飞脚踢去，龙珠从擎珠人手中飞脱，直冲上天，他也举着龙头跟随上跃，远看正如那金龙紧紧追逐龙珠一般。随后那抬龙头的在半空中执着龙头将龙珠含住，一边斜签落下，一边将金龙继续舞动起来，前后一气呵成，动作干净利落，皇上拊掌叫绝：“好！龙子采珠！”众人也齐声喝彩。

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大皇子突然喝道：“来呀，将那抬龙头的拿下！”

众人愕然，皇上也有几分纳罕：“珉儿，这是为何？”

大皇子对着皇上欠身道：“禀父皇，那抬龙头的自称一介草民，却公然使出三弟常用之‘龙子采珠’招式，分明是在戏弄父皇，藐视朝廷！”说罢环顾周围侍卫：“你们还愣着做甚？还不将这刁民拿了？！”

“且慢！”皇上摆摆手，示意众侍卫退下，“珉儿，你三弟因为公务，不能与朕相聚，已是遗憾，元宵舞龙若少了这最后一出，岂不憾上加憾？那抬龙头的也算是给朕些许宽慰，应打赏才是。”皇上捋须笑道，“再者，普天之下，皆是朕的子民，称为‘龙子’，亦无大碍。”

顿时听得那抬龙头的仰天大笑几声，朗声说道：“陛下真是爱民如子，实乃社稷之福，百姓之福！”

沾衣听见那声音后惊得几乎晕厥，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，随即站稳，举目望去，见那抬龙人抛去龙头，施展轻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掠过众侍卫，落在皇上面前，双膝着地，从脸上撕下一层涂满油彩的面具，叩头道：“儿臣祐骋见过父皇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众人惊呼：“三殿下！”





大皇子愕然：“三弟？”

皇上又惊又喜，忙扶起三皇子：“骋儿！班师回朝，为何不告知朕？边关可好？”

“禀父皇，边关一切安好，因路途与人马失散，稍有耽搁，抵京时已是灯节前夕，恐大队人马叨扰百姓，便命他们驻扎城郊，儿臣自行随舞龙队入宫，此间详情容后再禀，只是祐骋见驾来迟，望父皇恕罪！”

“皇儿何出此言？公务缠身还不忘回来与朕一起过节，孝心可嘉，何罪之有？”皇上爱怜地拍拍三皇子的肩头。

三皇子转身对大皇子作个长揖：“刚才言语多有冒犯，还望大哥海涵。”大皇子始从惊疑中回转来，略有悻悻，但见三皇子甚是诚恳，不便多言，也回揖一礼。

沾衣紧咬下唇默默看着发生的一切，三皇子祐骋是何许人，雍婕妤也曾对她提起过：皇上有七位皇子，四位公主，但因为二皇子幼年不幸夭折，而自四皇子及其以下又太过年幼，所以平日里皇上最看重的是老大和老三，宫中有传言说日后太子必立其一。对于沾衣，这些大都是听听而已，过眼即烟云，在这等级森严规矩罗列的皇宫，多数后宫婢女难得与皇子们相识，与天涯海角也无甚分别。可让她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三皇子竟然是……

“‘干’字三笔，原来如此。”沾衣暗自喟叹。在那般情形下结识三皇子，若被他知道当初目睹他狼狈样的姑娘竟是宫中侍婢，将会如何？

祸耶？福耶？沾衣茫然。